

献给父亲节

难忘老爸的小菜园

张道侦

每年的父亲节我都会回家给老爸过节,陪老爸度过一个快乐幸福的节日,这一天也是老爸最幸福开心的一天。可是自从2003年老爸离开以后,我基本父亲节这天再也没回家。昨天我又梦见了老爸,梦见了老爸的小菜园,那是他自己找寻快乐的一种方式。

老爸退休以后,在家里闲得很无聊,打扑克、下棋他样样不会,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。我想在城里租个房子让老爸和母亲过来住,可老爸在城里工作了大半辈子,早就厌倦了大城市的嘈杂喧哗,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份清静。1998年老爸突然想出了一个消磨时光的方法:种菜。

说干就干。老爸把山上的六分自留地全种上了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辣椒等好多蔬菜,他又嫌地不够,又在水塘旁开垦了三分地。

那几天老爸累得腰酸腿疼,脸也晒黑了,人也瘦了一圈。60多岁的人啦干这些重活根本吃不消,再说老爸从来也没吃过这个苦呀!我回家见老爸这个样子很心疼,就劝他别干了会把身体累垮的。老爸“哈哈”一笑:“没事,锻炼锻炼嘛!再说你们吃菜也不用花钱买,多方便!”从此老爸就与蔬菜打起了交道,早晨吃完饭就挑着水桶出发了,打药、挑水、锄草。有时中午还不回家,拿着馒头,烟台白干酒,种的黄瓜、大葱当酒肴,那吃起来别有风味。

2001年7月的一天,老爸栽的黄瓜叶上爬满了虫子,打了几次药也不管用。老爸心疼呀就一个个用手抓,抓了两天,虫子是抓光了可老爸也累倒了,浑身无力,躺了三天病还没痊愈就又去挑水(当时天气特别干旱,黄瓜叶都晒焉焉了)。我回家见老爸脸色苍白,就劝他别挑了,我挑就行了。可我刚挑了一

担水,就累得呼呼直喘,我从来也没干过这活呀。老爸抢过扁担:“这活不是你干的,只要你们能常回家看看,就是累点我也高兴呀!”看着老爸挑水时那佝偻的腰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老爸离开我们11年多了,他种菜的那片地早就建起了厂房。现在想起当初老爸种菜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其实老爸种菜有点“私心”,他就是叫我们能经常回家,拿菜是个很好的借口。老爸希望我们经常回去,他喜欢热闹,喜欢我回去和他一起喝酒。他每天自己喝酒感觉没意思。老爸自己喝酒从来就不笑,闷闷地喝一杯就吃饭。喝闷酒最容易生病的,所以他不喜欢孤单地喝酒,就盼望着我们经常回去。我们只要一回家,老爸就满脸笑容,自己忙活着做菜,他那高兴劲就没法形容了。每次我们走的时候,老爸都有点舍不得,总是说:“走吧,没事了常回来,下周

西红柿就熟了,回来拿吧。”老爸真的很聪明,不过即使老爸不种菜,做儿女的也应该常回家看看。是呀,父母不希望儿女能为这个家做什么贡献,只要常回家看看他们就特别满足。因为他们老了不喜欢孤独,另外儿女们经常回家汇报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,父母也放心。我们虽然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,但在父母心中你永远还是个孩子,父母能牵挂你一辈子,这就是父爱和母爱的伟大。

老爸虽然您种的菜吃不上,但大哥现在继续在种菜。您放心,大哥种的蔬菜和您种的味道是一样的。我相信,天堂里您也闲不着,您也种了很多蔬菜,姥爷、姥姥、大爷、奶奶、二爹等等好多亲人都吃着您种的蔬菜,个个都乐开了花。老爸,您活着的时候给儿女们带来了快乐,到了天堂你又给亲人们送去快乐,老爸,您是世界上最好的人,我永远爱您!

父亲的故事

矫寿功

父亲没念过书,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。父亲也没见过世面,与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,但父亲很会讲故事,包你听了津津有味。

父亲的故事不是原创,也不是从书本上获得,完全是道听途说。不过,父亲的故事大都含有教育意义,听了深受启发。记得我在读小学时,父亲为了激励我好好学习,经常讲这样两个故事给我听。一个是有家财主,请了个私塾先生教儿子念书。一次有道高难题儿子做不出来,先生就叫他跪在地上,用木板敲打手掌。财主遇见,就上前对儿子说:“起来孩子,凭咱家的势力念书做官,不念书也做官。”先生则说:“念书是清官,不念书是混官。”财主一听言之有理,就将儿子按倒在地说:“还是读书为高。”几年后儿子进京赶考,正好就遇到了这道高难题,别人望洋兴叹,他却轻而易举拿下,就此坐上了状元的宝座。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个地主非常吝啬,雇工时挑瘦拣肥,要求来扛活的人能干活吃饭少。其中有位中年壮汉说:“东家,看我怎么样?”东家上下打量了一下壮汉说:“看块头干活应该没问题,不知吃饭怎么样?”壮汉说:“吃饭更没有问题,看见饭就饱了。”东家就把他收留下来。看干活壮汉确实身大力不亏,干起来一个顶俩。吃饭时东家就在一边“瞟”着壮汉,看他是不是见饭就饱了。结果壮汉吃了这碗吃那碗,根本不像承诺的那样。于是东家就过去问壮汉:“你不是说看见饭就饱了吗?怎么吃了这么多?”壮汉张着大嘴用手指着说:“你看见饭了吗?”东家知道自己受了壮汉的欺骗,就想想办法整治他。这天,东家写了封长信让壮汉送到县衙门里,谁知县官看罢信就把壮汉关进了大牢。原来东家在信上给壮汉捏造了很多犯罪行为,只因他不识字,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牢房。

父亲讲的这两个故事,都是与读书有关。前面的故事说的是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,后面的故事则说明不识字的危害性,听了耐人寻味,发人深省。父亲常讲的故事还有这么一个,说有一位县太爷到下面私访,所到之处问寒问暖,为百姓解决了不少难题,深受民众爱戴。当县太爷结束私访回府时,当地百姓恋恋不舍,是送了一程又一程。途中有人提出说:“大老爷回府了,不留几句话给我们吗?”县太爷想了想说:“你们回去待老人像待孩子那样就行啦。”当时大家不理解,待老人怎能像待孩子一样,这不是在骂人吗?后来他们才渐渐品出了话中的味道。试想,哪个做父母的不是把孩子视为掌上明珠,背着怕晒着,抱着怕热着。从念书到找工作、结婚,一律全程操办。而对待老人恐怕就大打折扣了,不用说像对待孩子一样,就是拿出对待孩子的一半来对待老人,也称得上孝子贤孙了。

父亲去世整整30年了,现在回想起这些故事,仍感寓意深刻,富有哲理。后来我猛然发现,父亲的这些故事不是上乘的家庭文化吗?

爸爸的铝饭盒

王吉刚

招远老家的碗柜里放着一个破旧的铝饭盒,翻修了几次老屋,清理了几次旧东西,母亲和我还是没舍得扔掉那个破旧的铝饭盒,因为它曾盛装着太多的辛酸和太多的父爱。

山东男人的顾家是有很好的口碑的,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。1976年,整个中国大地是贫穷的,我家的情况就更糟,房子是租借亲戚的,每到过年要到这个亲戚家送东西;全家只有一床褥子一床被,全是补丁摞补丁,最害怕过的季节就是冬天;吃的是发霉的地瓜片,馒头、鸡蛋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奢侈品。由于父母都是农民,没有外来收入,只

能将家中的花生油、鸡蛋等卖掉,以应付家庭花销。平日子里对馒头、鸡蛋的渴望;真有点像灰太狼见到喜羊羊一样,眼睛都放着绿光。

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寨,每年冬天农闲时,公社都会组织各村村的壮劳力整理劣等的土地。爸爸每年都参加公社的整地活动。由于整地是重体力劳动,公社会隔三岔五杀几头猪,给整地的人们改善一下伙食。每逢此时,父亲都会把分给他的肉和包子放在铝饭盒里。同村的好多人都曾劝过老爸:“干这么重的活,这点肉和包子就吃了吧,身体要紧啊!”这时老爸总是默不作声,微微一笑。

等有我村的人回来,就让回村的人捎回铝饭盒。我们姊

们三人每次见到捎回的铝饭盒都兴奋得不得了,急切地盯着饭盒,等捎饭盒的人一走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,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。这时母亲总会默默地看着我们,眼里含着既幸福又苦涩的泪花。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心疼爸爸的身体。爸爸好几顿吃不饱饭,为我们攒下这一饭盒的肉和包子,整地时还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。爸爸,这些东西可能放在现在,很微不足道,可是在那个饥饿的岁月,在你劳累饥饿的身体里,饱含着多么深的父爱啊!你用可歌可泣的父爱打拼着饥饿和劳累,我就是拿一生一世都还不清您那浓浓的父爱。

每当看到那个破旧的铝饭

盒,我仿佛又看到:爸爸穿着破旧的棉衣,脚上穿着露趾的旧胶鞋,在呼啸的寒风中,飞快地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,紧张地参加着劳动竞赛。父亲的额头上已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。“父亲,你一定饿了!”……

如今,当年体格健壮的父亲,早已青春不在。步履蹒跚,饱受疾病的困扰。我的老父亲,为这个贫穷的家苦苦打拼了二十三年的老父亲,“想想你的背影/我感受到了坚韧/抚摸你的双手/我摸到了艰辛。”每每听着刘和刚的《父亲》,想起那个破旧的铝饭盒,我都会禁不住泪眼模糊,心在颤抖,激动不已。

父爱如山,带着浓浓的厚重。我含辛茹苦的老父亲,我最亲最爱的老父亲。

很幸运,子欲养亲还在

牟洪涛

老父亲92岁了,耳不聋眼不花。虽然艰苦的岁月,焚烧了父亲的青春,使他的容颜变老,但也练就了他那坚强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意志。我很幸运,子欲养而亲还在。父亲节快到了,从心底里祝愿天下的父亲健康长寿。此时此刻记忆的闸门一打开,沉淀在我心中那些父亲的往事就呈现在眼前,有些替他心酸,更多的是为他骄傲。

父亲是个十足的乡下人,一个经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观他走过的坎坷路,方知路途上他经历的艰难和辛劳。爷爷闯关东腿冻坏了,干不了重活,从5岁就开始下地干活的父亲,从小没有享受过独子那种娇生惯养的待遇,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他样样农活都能干,是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庄稼把式,干什么农活都要挑个头,拔个尖。生产队里上山挑花生,一担花生,两人抬上肩,他从山里一口气挑回场院,一称200多斤(那时论称记工分),无人能与之相比。父亲是个性子刚烈的人,在他的眼中,没有他服气的事情。去年,在我妹妹家,趁妹夫不注意,他从农用三轮车上搬下八九十斤重的一筐苹果,可把妹妹吓坏了,说

了他几句,他不服气,说:“我赶不上你?”一辈子也改不了的犟脾气,人说10个老头9个好汉,一看到干活就来劲,真拿他没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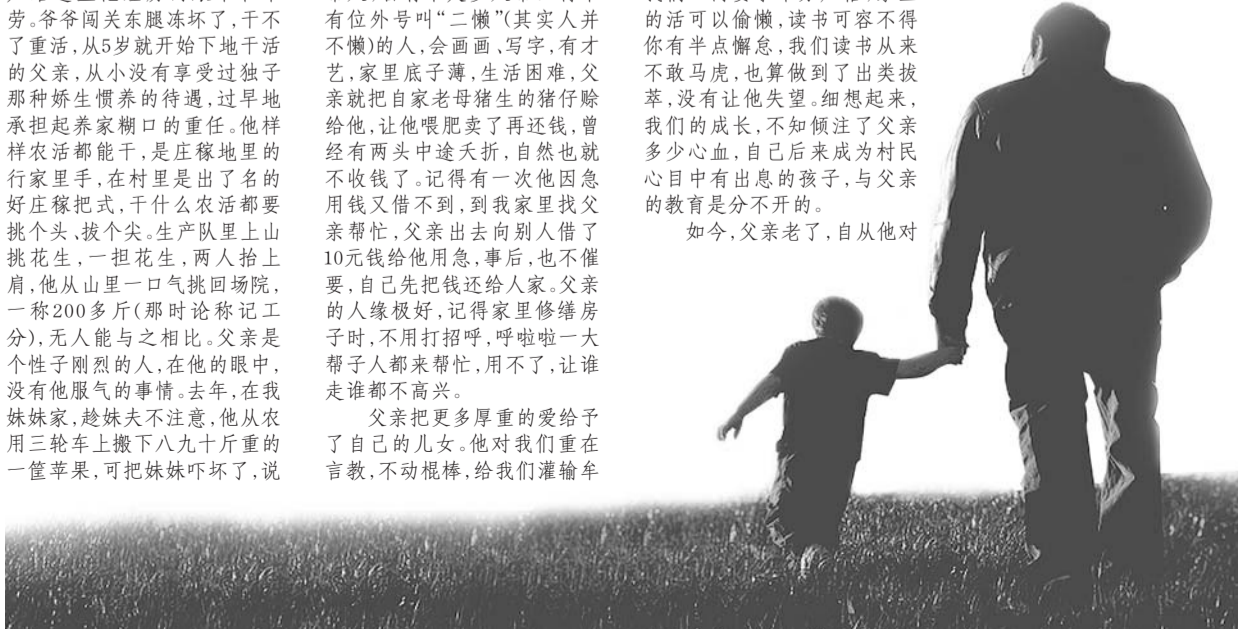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几乎没有他不会做的东西,看一样会一样,在村里人的眼中,他特别聪明能干。不仅庄稼地里的活样样精通,石匠、瓦匠活也是拿得起放得下,编筐篓,配钥匙、维修小农具,都难不倒他。他非常乐于助人,老爷爷们有事需要帮忙,有求必应,谁家打石头、盖房子都会主动上门帮忙。父亲常说:“人有难处多帮人,自有难处多人帮。”村中有位外号叫“二懒”(其实人并不懒)的人,会画画、写字,有才艺,家里底子薄,生活困难,父亲就把自家老母猪生的猪仔赊给他,让他喂肥卖了再还钱,曾经有两头中途夭折,自然也就不收钱了。记得有一次他因急用钱又借不到,到我家里找父亲帮忙,父亲出去向别人借了10元钱给他用急,事后,也不催要,自己先把钱还给人家。父亲的人缘极好,记得家里修缮房子时,不用打招呼,呼啦啦一大帮子人都来帮忙,用不了,让谁走谁都不高兴。

父亲把更多厚重的爱给予了自己的儿女。他对我们重在言教,不动棍棒,给我们灌输车

氏家族读书取士的理念,倒不是希望我们能做什么官,只是说念书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他没念书是因为家穷,读书的愿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他常对我们说:“就是拉棍要饭吃,也要供你们念书。”经常跟我们讲车氏七世祖车时俊的“邻家日演一郡戏,儿曹每课三篇文”的家训,以及其八个儿子刻苦读书的故事,让我们不受外部诱惑,专心致志读书。他一生最崇拜老师,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敢回家说老师个不字。如果在学校被老师打了骂了,他会认定理在老师,不容你辩解。他对我们一向要求十分严格,家里的活可以偷懒,读书可容不得你有半点懈怠,我们读书从来不敢马虎,也算做到了出类拔萃,没有让他失望。细想起来,我们的成长,不知倾注了父亲多少心血,自己后来成为村民心目中的出息的孩子,与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

如今,父亲老了,自从他对

一件事情总是重复来重复去地念叨,我才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,好在不吃药,不打针,身体健康。我们兄妹四人现在都已经有了儿孙,特别庆幸还能有老父亲让我们尽孝道。我们是多么想尽其所能让他吃好、穿好,乐享幸福的晚年啊!但是,他还是不舍得吃,不舍得穿,老脾气不改,让人焦急上火。大妹说:“他一辈子形成的习惯,改不了了。只要他高兴,只要身体好,就行了。”没办法,只好顺着他,多陪陪他,耐心地听着这个“老小孩”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

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
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